

第六十二回 忠孝王上表認妻 梁丞相發怒助婿

卻說孟士元聞忠孝王於二十五日早朝便要上表，答曰：「如此極好。」韓氏曰：「你須商議定當，但不要使小女失臉方好。」亦是天數未該相認，故忠孝王、孟士元父子失於檢點，偏不私下商議，欲使孟小姐當殿失臉，莫怪孟小姐翻臉無情。

當下孟士元父子、岳婿三人齊答曰：「此乃佳話，豈有失臉。」忠孝王曰：「小婿回舍具表，次早朝房等齊。」即起身上馬，回府入內，滿門尚在殿中伺候。忠孝王退入駕風宮，向畫圖作揖曰：「下官實因父母之命，迎娶劉氏，致被小姐見怪，大為不該。」謝罪畢退出，此時心中狂喜，坐立不定，蘇不進劉氏富中。到了晚間，忠孝王仔細具表，老王夫妻看過稱善，令人繕寫方寢。

次早四更，父子起來，梳洗飽餐方完，人報孟龍圖父子前來。忠孝王父子出來相見，老王曰：「到時帝若發怒，全仗親翁父子並吾父子齊心保奏。」孟士元曰：「朝廷仁慈，想必憐憫，當可無事。」武憲王父子上馬，一同起身，來到朝房坐下。是早恰遇梁相未曾上朝，及帝坐殿，文武朝賀畢，忠孝王俯伏奏曰：「臣皇甫少華有事啟奏。」成宗曰：「賜卿平身，有事奏來。」皇甫少華立在旁邊，奏曰：「臣因右丞相鄺君玉乃是臣妻孟麗君改裝變換姓名，特懇恩旨令其改裝，賜臣完婚，足感聖恩於無際。」帝聞言大諒曰：「鄺君玉在朝多年，怎有女流之說。」少王曰：「孟氏臨走，親畫形圖，岳父孟士元前已把圖付臣，臣見其圖容貌與鄺君玉相似，臣以師生之情，不敢妄疑。今幸君玉與父母相認，特奏懇陛下，令其改裝。」成宗心想，男子哪有如此美貌；必是個女子無疑，怪不得他一心拔救皇甫家的滿門，真是才情兩足之奇女也。今聯愛慕不止，若能得此賢妃，心願足矣。遂問少華道：「鄺相怎認父母？」忠孝王即把二月初一日往孟府下藥，初五日伊母許暈相認的話說明。孟士元亦跪奏曰：「臣婿所奏，果有此事，望陛下開赦重罪，著其改裝完婚。」

成宗沉思，此女才情兩足，何不趕早完婚？必有委曲。仔細一想，定是怪忠孝王棄了父母，入山學道，並奏赦劉捷一問，娶仇人之妹劉燕玉為妻，因此妒怨交作。朕若令其改裝，即失一辦事的能臣，忠孝王勝朕多矣；今當假怒，俟孟氏出場，方好收局。一面思想，一面假作看表，即大怒曰：「你言差矣，鄺君玉果是女流，即有四條大罪，欺君誰聖，戲侮大臣，變亂陰陽，誤人婚姻，如此無禮，罪當誅戮！忠孝王不識王法，說什麼改裝完婚。」忠孝王哀求曰：「陛下前曾降詔頒行天下，尋訪孟氏，今幸孟氏出頭，正當開赦，況臣的滿門曾受孟氏深恩，陛下若不開赦，臣願代替受戮。」成宗怒曰：「你為愛惜妻子，把朕的國法當作兒戲麼？」言必，恨恨不已。

武憲王忙跪奏曰：「臣兒秉性耿直，雖娶劉氏，未敢同牀，立誓必俟孟氏相認，方敢與劉氏同牀。陛下若不開赦，臣兒又不完親，臣將來老景無靠。望陛下格外施恩。」孟嘉齡亦跪奏曰：「可憐臣父年老，只一子女，臣妹若果正法，臣母勢必身亡。老母既死、臣痛母亦必身亡。伏乞聖恩開赦。」孟士元亦跪奏曰：「論他四罪，情有可原，臣為陛下縷晰凍之，欺君誰聖，乃欲救丈夫，不得已而改扮以求功名，非無故賣弄才學；戲侮大臣，念臣女自在朝以來，與群臣相見謙恭有禮，不愆逞兇頑，變亂陰陽，念臣女自居官至今，未嘗犯法誤事，誤人婚姻，乃梁相自結彩樓，拋球招親，並非臣女前往求婚。望陛下施恩，曲全人間骨肉。」帝曰：「不必多言，俟鄺相出闕，朕自有處治。」龍袖一拂，駕退回宮。

孟士元父子回府，向韓氏說明備細，曰：「來早我與孩兒拌武憲王父子再求情朝廷，必然開赦。」韓夫人曰：「只要不斷送我女兒便好。」且說江三嫂到晚密對劉氏曰：「若孟小姐相認完親，你須大模大樣，休要服小，自喪志氣。」劉燕玉曰：「你好不識時務，往日丈夫得暇，便進宮中共說些閒話，今日早間至此刻，並不進我宮來，眼見得無意於我了。況孟小姐才貌蓋世，父兄俱在朝顯職，兼有恩於皇甫家，我才貌不及他的萬一，父母遠在邊關，況亡兄獲罪於皇甫家，我是仇人之妹，孟小姐若來，唯恐他報怨，你還說這呆話！」江三嫂曰：「我們如今與他卵石莫敵了，那蘇大娘呆視不言，只恨瑞柳多言；惹出此事。瑞柳意欲討功，隨侍少王。」少王曰：「難得你忠心，方知此事。候你長成，把你配個好丈夫。」瑞柳大喜。江三嫂聞言，恨恨不已，不表。

再說帝一路回宮，在輦上恐皇后知道，難以遮掩，囑內監武士曰：「鄺相在朝已久，並無猜疑，定是孟士元認錯。你等在齊若是誰言鄺相是女者，一齊處斬。」駕回偏殿，就著心腹小監權昌速往忠孝王府，取孟氏的畫圖前來御覽。權昌上馬起行。原來武憲王回府之後，滿門正在商議。忽報權昌來到，武憲王出外迎接，禮畢坐下。權昌說明聖主要取畫圖，忠孝王入內取拙畫圖，交與權昌。權昌接了畫圖，辭別回宮繳旨。帝令把畫圖掛起。成宗看了，不覺出神，誰知畫筆如許入神秀媚，描得這等相似，來早他若自願改裝，是朕的晦氣，失了一位能臣，他若不願改裝，教朕做個好人，勸他相認，只怕是斷乎不肯。只是忠孝王與孟龍圖倘要奏請脫靴驗看，叫朕如何掩飾？且看來鄺相如何分辨，朕即乘機附會，但此事他若分辨得開，就算真本領了。即著權昌將畫圖發回王府，不許多言。權昌領旨前去。不表。

且說梁相父子在朝廷久，門生故吏極多，當下見忠孝王奏鄺相是他的元配改裝，俱佳忠孝王出言無狀，見師尊年少貌美，膽敢亂言，眾皆不服。等至退朝，就有幾位來到相府稟明。梁相請入，拜畢坐下，梁相疑問曰：「承蒙列位光顧，怎有倉皇之狀？」眾官道：「可惜令婿鄺太師提拔了忠孝王滿門富貴，不料忠孝王恩將仇報，亂言無狀，門下等大為不平。」遂把早間奏請的言語及主上發怒等情一一說明，道：「不意孟龍圖老羹糊塗，反附會說二月初五日診脈與母相認，太師你道該不該麼？」梁相聞言，激得雙眼圓睜，遂冷笑曰：「他今父子封王，兼是國戚，女居昭陽，萬民主母，就說些狂言，亦未為不可。況老夫年老無用，小婿年輕，凡事謙恭，易於欺侮；無搔其藐視有位。且看來早，自有高低。」眾官曰：「老太師亦須使些勢力，方不致國法紊亂。」梁相曰：「來早小婿面君；自有分饒。」眾官稱是，辭別回歸。

梁相退入後堂，暴跳如雷。景夫人疑惑問曰：「相公何事如此發怒？」梁相曰：「可惱！可惱！」遂說明前事。景夫人大驚曰：「此事我已久疑在心，莫非賢婿果是女流麼？你看他夫妻年少相得，為何成親數年，並無男女？太師且勿動怒。」梁相笑曰：「你亦顛倒，若是二女成親，女兒豈無怨言？你既懷疑，可喚女兒來問，便知端的。」

景夫人遂令女婢請小姐前來。女婢走到內房，來見素華，說明委曲。素華駭然。自思忠孝王如此狂妄，因何不與小姐商議，私自上表奏主，叫我如何回答呢？低頭一想，寧可欺瞞義父母，斷不可使小姐失臉。主意已定，即來到後堂，見了雙親，行過禮，坐在旁邊。梁相曰：「今日有一樁大事問你，休得隱瞞。」就把忠孝王的言語說明：「賢婿畢竟是男是女，你可從實說來。」素華曰：「

爹前取會元，是男是女？」梁相曰：「開科取士，自然是男，豈有女子之理。」素華曰：「既是男子，故招為女婿，今何問及男女？豈不好笑。」梁相向景夫人曰：「夫人再有何說？」景氏遂不敢言。梁相曰：「總緣賢婿逢人抑讓，門生稱作同年，人皆視為懦弱易欺，忠孝王故敢亂言。他兩個閒散的王爵，怎及得我翁婿兩個首相。來日賢婿出闈，到殿上與他決個雌雄，使他知道首相權重。」素華暗歎忠孝王狂妄，看父親如許變臉，豈不是他自取其辱。梁相恨恨，伺候來早面君。

且說鄺相自初六日入闈，思母病初癒，蘇母必往探母親，定泄真情。蘇母必向忠孝王實說討功；看忠孝王前日奏赦劉捷，不與我相商，乃羞淺見之輩，必乘我入闈，私奏改裝，我又不知，及揖榜面君之時，我豈不當殿失臉？連朝廷誤用女流，梁相錯拔會元、誤招女婿，俱皆失臉，此事深為可慮。眉頭一皺，計上心來，呵，有了，可如此如此，寧可使他沒趣，不可使我自己失臉，又可做戒他下次作事小心。主意已定，遂一心考核，招選真才。至二十六日午正揭榜，會元是俞贊，崔攀鳳中第三名會魁，裘惠林中第九名進士。眾進士拜謝座主，門包俱係堂官榮發所收，異常熱鬧。

是夕忠孝王睡不能寐，四更起牀，令人下帖約孟士元父子進朝保奏，然後忠孝王父子上馬進朝，士元父子恰巧亦到，梁相故意遲緩方到。成宗臨朝，將忠孝王的表章藏在懷中，欲試哪相有何才能，能否分辨。群臣朝見，分班站立。忠孝王奏曰：「會試昨日已經揭榜，鄺相少停必來繳旨，伏乞陛下令其改裝。」帝暗笑忠孝王癡呆，朕怎肯作了好人，自失能臣？即曰：「朕自有處置，不必多言。」文武官奏事完畢，梁相坐在左邊繡墩，佯作不知。

只見午門官奏曰：「啟上陛下，右丞相鄺君玉率領同考試官，現在午門外候旨。」帝傳旨宣進。鄺相率領副總裁歐陽贊並同考官俯伏朝見，奏曰：「臣等奉旨典試，場事完竣，特來繳旨。」帝傳旨：「卿等平身。難得卿等辛苦，為國求賢，眾官俱加升一級。」眾官謝恩歸班。鄺相就在袖中取出文卷，奏曰：「此係前列的十卷，進呈御覽。」帝曰：「卿取中的文卷，必然超群，朕當飽看。」著內監取表前來，道：「卿且賜坐。」鄺相即坐於右邊繡墩。帝佯作看表及文卷，窺視鄺相的面貌，果似畫圖，但細看兩耳並無耳環之眼，亦是一樁疑案，暗思有此才貌具此膽量的佳人，豈不令人愛慕？忠孝王見帝只管看卷，心中好不著急。傳了一會，帝令內監把文卷送入內宮，方對立相曰：「鄺先生入闈之後，朕得這道表章，甚難決斷，候卿看過，方好定奪。」內監取表付與鄺相，鄺相暗想，莫非是忠孝王的妄言麼？即起身接表，立而揭看，果然不出所料。心恨既知真情，何不與我私議，設計改裝、乃私自進表，明是要使我當殿失臉；他既無理，如今怪不得我無情。即含怒奏曰：「本月初一日侍郎學士孟嘉齡到舍。據稱伊母病重，懇臣前往醫治。臣即往視脈，知是鬱結憂思致病，臣便開了兩帖藥方，令他分作兩天服下。至初五日臣又往看，不意韓夫人扯住臣袖，呼臣為女兒，遂跌在地下暈絕，當下滿門狂呼未醒。臣思這病由思女而起，必想伊女與臣相似，是以錯認。竊念醫家有割股救人之，屈認其為母，韓氏忽醒。不料因此一認，俱以為臣真為他女，臣欲分辯，恐韓氏仍致死地，只得忍氣屈蒙。但臣由三元及第入翰林，擢升兵部尚書，並蒙恩拜相，如果是女，凡府縣及歷科目考試官豈能盡瞞？況現今娶妻子，誤他青春，怎無怨言？總由臣年輕顯職，鐵面無私，以致群臣懷忌，忠孝王侍爵倚功，不察虛實，乘臣入闈，冒奏陛下。這等證聖欺君、亂倫逆理的表章，留之何用！」言訖，怒氣衝衝，將表擲在龍案之上，即回轉身來，向忠孝王曰：「國舅，你仗了國戚，乘我入闈，竟敢亂言欺我！曾亦思誰聖欺師這個法律難逃麼？」又回奏朝廷曰：「此等重罪，若不嚴辦，文武百官定要怠慢臣下，臣何以立於朝堂辦事呢？」忠孝王大驚，暗思鄺師平時禮待，我卻如此無禮，出言冒犯，恐是岳父貌錯，果是孟氏，哪有如此變臉？意欲分訴，又礙師尊名份，群其毆打，師生質證，豈不罪名更大！當下面如土色，不發一言。帝暗駭果然利害，令人降服。武憲王心想：吾兒礙著師生名份，不敢分訴，我若不分訴，吾兒必然有罪，乃向前奏曰：「此事實孟龍圖所言，並非臣兒妄奏。今有孟龍圖可證。」當下鄺相坐在那邊，見了武憲王分辯，怒髮沖冠奏曰：「臣婿如果是女，臣女兒侍左右，豈有不知真假？如許妄言，明是當他年少可欺。當年若非臣婿保奏招軍，恐武憲王的滿門未必享此富貴，今忠孝王自知有罪，已不敢分辯，武憲王反加力辯，如此看來，明是武憲王縱子為非，故敢當殿袒護。但念臣翁婿二人雖是不才，亦係股肱元宰，突遭穢語，有辱國法，望陛下將武憲王父子一體嚴究，無稍寬貸！」當下武憲王吃驚不小，又奏白：「實是孟公所說，怎說臣父子之罪，可問孟公，便知非臣父子妄奏。」原來成宗一心貪戀孟氏才德，有意曲庇鄺相，又恐孟士元父子及忠孝王父子奏請脫靴驗看，便難遮掩。乃計不出此，亦天數未到。帝見梁相又欲出班啟奏，暗笑其老邁顛倒，不明男女，乃乘勢厲聲叫曰：「孟先生何在？」

且說孟士元先見鄺相變臉，已是吃驚不小，又聽得梁相夾攻，成宗厲聲大叫，不覺膽裂心驚，只得向前跪下奏曰：「老臣在此，有何聖諭？」帝含怒問曰：「你向忠孝王父子說什麼話來，以致朝堂大鬧？」

不知孟士元如何分辯，且聽下回分解。